



海虞文苑卷之十一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書啟

與緬宣慰那羅塔第一書

張洪

永樂四年夏五月緬宣慰那羅塔殺孟養宣慰刀木
旦據有其地來進孟養職貢銀七百五十兩 詔却
之秋七月以臣洪賚 勅諭之冬十月至其境以此
書諭之

禮者天地之經而人是則天高地下君尊臣卑理之自
然也地不居下臣不居卑則反常矣反常者禍必及之

是故賢者知此則必謹乎禮愚者昧此而欲慢乎禮此禍福之所由來也昔者周天子頒玉於晉侯晉侯受玉情使者返命曰晉侯必亾自棄其命矣後晉侯果爲秦所虜齊侯會諸侯於葵丘天子賜之胙命之曰毋拜齊侯曰天威不遠顔只尺安敢不拜下拜登受遂爲諸侯盟主由此觀之則有禮者昌無禮者亾可不謹乎切聞宣慰以蠻夷自居往往朝命至偕倨慢不拜豈樂趣晉侯之亾而不欲齊侯之昌乎由是生於遐荒不聞先王之道如在墻壁之中不覩天日之光也前者使至視宣慰爲蠻夷不足與言禮法聽其偃蹇以取禍予則不

然以爲地無不可耕之土人無不可教之性是以懇懇爲宣慰言也譬若日本國在東海之東世無禮教近者使臣至彼諭之以禮其王源道義欣然聽從至今寵愛踰於他國宣慰能遵禮法亦承天寵如源道義也今

天子之勅至宣慰宜率官屬出郊迎導至於正廳依儀行禮展讀畢卽復如勅奉行差人回奏此天下之通禮也是禮也非強之於外由其敬愛之心發於中故爲是節文以行其敬也人臣隆敬君之心則君茂待臣之體豈惟身榮名顯而子孫黎庶亦獲康寧人臣肆傲慢之心則君興問罪之典豈惟身僂名辱而子孫黎庶

亦將無寧故齊侯晉侯之事可以爲鑑也苟以予言詳審而熟思之則知予心之愛於宣慰也爲不虛矣

與那羅塔第二書

前書至彼宣慰那羅塔遣其第率舟來迎三十餘里既至館於江許方議蓋樓選日然後迎 勅詢知前使至則那羅塔據其所居之樓別蓋艸樓北面令使者居之深懼辱 命故作此書以貽之

因爾故違憲章擅殺宣慰刀木旦父子占據地方大司馬伯廷臣咸請乞正九伐之法 天子憐爾愚昧遣使賚 勅諭之是生歿而肉骨也爾宜匍匐迎接拜謁道

旁然後依儀展讀如 勅奉行庶幾使者得以陳爾恭

順爲爾祈命於 天子冀寧爾邦家今爾偃蹇倨傲

効宅而不謁使者就館而不省視而云俟爾蓋樓選日然後迎接夫選擇者將以趨吉避凶反因此而獲戾是趨凶而避吉也夫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一定不易今欲蓋樓卑於爾居設案於彼將以迎 勅是使地居天上天處地下果於抗 朝廷也使者有歿而已不敢辱

命爾若不背 朝廷拆去艸樓設案於爾樓之正中

迎 勅開讀我則俟爾不然不過令使者空回耳必不宣 勅予雖僕從間約量無阻遏之理行止之期矣爾

與那羅塔第三書

前書至彼艸樓已成比其所居之樓卑二尺許雖令拆去尚不親出迎接數令東眇去說令彼出迎東眇等止稱不敢去說復作後書以貽之

前者諭爾禮法欲爾悔罪改過轉禍爲福雖云拆去艸樓至今不見親出迎接止云東眇等不敢去說夫堂堂天朝而小臣亦得輸其誠况爾蕞爾之地一酋長耳而存亾大計左右不敢言豈有是乎切爲爾不取也爾之存亾休戚在此一舉不於此時致敬盡禮以圖萬全

而欲重爲狂妄以速罪戾豈保身之計乎夫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人之上者智之事也縱血氣之勇死而無悔者愚之歸也吾與宜慰風土雖有華夷之分名位則比肩事主欲爾之安不欲爾之危欲爾有禮以承天休不欲爾犯禮以干天憲是以懇懇爲爾言之非求益於我也佇聞來報毋稽爾誠

與那羅塔第四書

前書至彼其宣慰那羅塔託疾令其第率官屬出郊迎勅至於所居之樓設案於中將勅諭逐句講解令漢緬通事轉傳那羅塔聽受記回稱刀木旦先

起兵侵其甸寨佉都邦殺虜人口邀截進貢又與兵
殺曼里聞我領兵救援奔至南的美江敗歿其民不
欲歸彼殺其子來歸大率皆遁辭也乃作書諭之

天生蒸民不能自治必降聰明仁聖作之君師萬方戴
之以立國兆民賴之而立命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氣
不敢憑弱犯寡以其有君也武王曰有罪無罪惟我在
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之謂也 皇上繼承大統撫御
萬邦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罔不臣服分符剖契欲爾萬
邦子孫世守其土毋相侵奪有違越者則請於 朝酌
其罪之輕重然後誅罰此萬世不易之典也今爾首干

國典擅殺孟養宣慰刀木旦父子占據地方而代輸差
發廷臣之典兵者請卽行誅 皇上怜爾愚昧未聞禮
法故特遣使賚 勅諭之使者馳驅遠道衝冒寒暑以
底於爾邦不能具陳禍福皆咎於爾躬則使者之過使
者開誠無隱而爾聽或不聽則爾之自誤非使者誤之
也夫刀木旦與爾並受符印同爲宣慰彼若首亂加兵
於爾但當白之於 朝則問罪之師加於彼矣今刀木
旦奉使臣之命差人招諭曼里而曼里殺其所差之人
法所當討也爾與刀木旦同爲王官有鄰交之義不能
行義而反黨惡則是非曲直不待辨而明矣借使刀木

海虞文苑 卷之五 五
且爲他人所殺爾不能援亦爾之罪况爾殺之刀木且
既歿其長子思樂發權撫其衆以候 朝命宜也而少
子刀落孟背兄以降父仇爾當執之以歸其兄則彼服
其義矣爾不能然又黨弟以殺兄將何以令其下乎既
黨之矣又爲之代納差發將圖其地信義果安在哉使
爾計得行亦非爾福爾之接境亦有蠻夷爾之家居亦
有子弟他日蠻夷抗宣慰子弟殺父兄皆爾啟之也况
赫赫 聖明照臨下土豈能欺蔽乎 朝廷但知刀落
孟仍守孟養方遣使者諭之爾既不待 朝廷之報虜
而併之矣其暴亂若此法將難容 朝廷幸不聞此故

不遣將而遣使臣亦爾之福也爾宜奉承 恩命亟召

孟養諸酋回還將刀木旦子孫弟姪刀奔孟刀孟鄧刀

鼎孟刀落孟刀孟利混匾等送赴孟養同聽 勅諭交

還地方人口金牌印信勘合了當急差陶孟一人如東

眇者赴 京回話則爾緬甸有安全之理不然後必有

悔將無及矣 朝廷爲此非爲孟養也將以禁遏暴亂

使爾萬方有所依賴不相侵奪耳不然則疆弱相吞迭

爲消長遠方赤子鞠爲匪人可勝嘆乎故與滅繼絕之

恩非止及於孟養爾緬甸子孫亦蒙福利也幸詳審之

與那羅塔第五書

海虞文苑 卷之七
書至彼宣慰那羅塔使陶孟東眇來堅執前詞以爲
孟養夷民不欲歸彼殺其子思樂發其第刀落孟繼
立復興兵與我讎殺其民怨叛不從執之來歸未奉
勅之先已將刀落孟并刀奔孟等盡殺之矣並無刀木
旦子孫其金牌印信勘合等俱係刀木旦帶往戛里
征進敗歿於南的弄江不知下落如蒙將孟養地方
撥付緬甸每年差發不敢欠少復作此書曉之

自爾奉 勅以來朝夕冀爾悔罪改過恐不能然復作
書委曲開導使者之心可謂至矣經今日久不聞一言
自責惟設遁辭文過此言不可達於朝也何以言之爾

言其子刀落孟復興兵與爾讎殺故擒殺之其民自歸
於爾夫刀木旦興兵於外倉卒敗歿理或可言其子刀
落孟敗亡之餘自守不暇豈能興兵其不可信一也爾
乘其衰弱利其土地領兵至於孟養虜而併之乃疆取
力奪而云民自歸之其不可信二也旣殺其父復虜其
子前罪未已後罪復生恐非要福之言也又云其子刀
奔孟刀孟鄧刀鼎孟混區等俱已殺之此尤不可言也
朝廷之典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有罪止於本身有功
垂於後嗣是以木邦犯罪止誅刀于孟一人其子仍爲
宣慰今刀木旦與爾同爲王官爾專殺之其罪大矣復

海虞文苑 卷之十一
云盡戮其子孫則爾罪當何如哉吾料宣慰必不爲此
不過欲云孟養絕嗣無人可立冀得其地耳夫人民土
地有所授受則可傳於子孫不然徒速禍耳 天子受
命於天然後有天下諸侯受命於 天子然後有其國
大夫受命於諸侯然後有其家今爾無 天子之命殺
刀木旦以併其地欲 朝廷置而不問設如東眇無爾
之命殺邦賴以食其邑則爾置之否乎夫賞罰者 天
子之大柄所以制四海也有罪不敢赦無罪不敢伐如
八百有罪命木邦車里討之車里伐其東木邦伐其西
所得甸寨因以錫之所謂賞有功罰有罪也今孟養無

罪緬甸無功豈能奪彼與此吾知其必不可也爾又云
孟養舊納差發歲辦無缺所言者利也非義也中國山
海之利日進金百萬終歲大賞猶似山積視爾錙銖之
利譬如塵沙百夷舊貢銀三百六十錠今盡蠲之止納
一百餘錠爾之所知也奈何欲以利誘乎邊任代納孟
養差發見差官送回聽候刀落孟分割想已知之矣若
朝廷不問是非但收差發將何以正天下乎所以不
廢差發者何不過盡其事上之心耳豈爲是哉願弗復
言此矣使者受 命諭爾不敢不盡言爾不奉 勅使
者不能強之以力則大司馬有九伐之法在茲不復贅

海虞文苑 卷之十 請詳審之

與那羅塔第六書

書至彼宣慰那羅塔差陶孟客省來云書上說的都
是了只是刀木旦三次起兵殺我我不殺他他殺我
了以此不及告知 朝廷起兵殺他了他的子孫委
的已先都殺了如今死了的活不得我自差人赴
京回話參詳前說不過欲稱孟養無人希望 朝廷
遂與其地差據通事丘添保規知那羅塔殺兄逐第
情由并轉令南甸百夷刀八蠻於班木賴差來百夷
處潛訪彼處民情不樂從緬咸慕思倫發子三朋而

緬人亦問三朋有無見在故作此書諭之

竊聞王言如綵其出如綸其出如綍言天下敬畏之至
雖小如大也今 聖諭諄諄爾不開悟使者再三譬說
爾不省察恐爾獲戾故復盡言予聞朝論不一敢密告
之今年鄧伯通引木邦獻捷說在着冷時有得冷差人
來告爾殺兄收嫂又欲殺弟只更只更逃於木邦轉奔
得冷乞 朝廷處之大臣舉爾殺刀木旦之罪欲議改
封未定于至雲南都司思倫發諸子來拜沐都司指歪
頭者名三朋謂予曰如今孟養子孫都被緬家虜去此
是刀木旦外甥待伐緬時就立他爲孟養宣慰內外之

論如此恐爾終不得孟養徒取違 勅之罪耳今爾使人赴 京回話倘若 天威震怒下令討違 勅者一路海船從福建出海六十日可至冷一路海船從廣東出海五十日至得冷就令得冷爲鄉導以伐其南一路大軍從木邦入率木邦之兵以伐其東一路大軍從孟養入就立三朋爲宣慰以伐西一路大軍由金沙江順流而下以伐北備東擊西備南擊北雖有善守者亦無如之何矣萬一 天恩深重曲法赦宥暫停問罪之師止遣雲南軍馬送三朋爲孟養宣慰彼思倫發之子刀木旦之甥遠近歸心夷緬帖服兼與木邦和協大甸連枝三路同心合力以謀爾邦亦非緬甸之福與其得強鄰孰若得弱鄰孟養立則鄰弱爾強三朋立則鄰強爾弱然未必得此也姑借以爲譬耳予言止於此矣爾復不悟日夜必思吾言然無及也

右書至那羅塔大懼遣陶孟洛霞賁緬書方物赴闕待罪未行之一夕通事丘添保跪於榻前曰公有難敢告頗聞緬諫不善欲進毒於公或曰不若饋之饋而不受毒之未晚明日來饋公宜處之乃呼徐百戶丘添保曰明日令彼來離水一丈汝輩亦集帳下在吾側當面遣之明日那羅塔陳所饋於已舟告曰

海虞文苑 卷之十一
緬人不知禮以此物贖罪洪曰爾來饋我求安靖耶
要不安靖耶那羅塔笑曰不安何饋洪曰饋卽不安
不饋卽安吾將達爾言於 上若以饋免我我媿而
不言言不聽不以私饋我我卽敢言言亦無私有聽
之理那羅塔曰汝不受饋又能達我言於 上若幸
免當立廟祀公因大笑曰當立廟祀我乃不毒而還
後聞緬甸立使臣廟未知然否不足爲重輕也

荅張宗海書

吳訥

宣壻來領七月一日教帖捧讀再三仰見吾丈年德彌
邵識慮彌精欣羨欣羨某近來老態百出力衰任重况
顛直有素謫醜四興已具一章旦夕奉上倘獲遂請尚
當朝夕侍教以來寡過於沒齒也所喻志書欲錄賤迹
切念蚤罹艱苦讀書養親既無卓卓文行表見於邑里
晚歲升 朝碌碌守職又烏有可紀之事業哉况晚節
末路深恐難保昔人所謂歿之日是非乃定詎不然歟
歟尊意不可虛辱錄去海虞雜詠諸詩倘得筆削入編
則爲幸也來示云前志人物無幾因憶宋代惟曾丞相

海虞文苑 卷之七
懷為最顯然。急於聚斂壞當世破分良法得罪清議元
世百年習俗以富侈自豪若曹氏私租三十萬石勢傾
郡邑淮寇入境一夕為燼志中幸以此意垂戒於人人
可也小壻輩切望時時以盛衰倚伏之理教戒之則某
感德弗淺矣。株守公宇所欲言甚多非聚首莫能既不
宣

與郭總戎書

桑悅

僕觀柳慶等郡盜獍為賊其等有三曰真賊曰激賊曰
愚賊開旗吹角打村劫路以為生理是名真賊好利者
擾之使不安其生好功者迫之使不得其所不得已據
險以叛是名激賊小隙成讎於彼姓彼村有讎或畏其
強也則殺其同姓異村以復之渠以流劫聞則不能辨
矣是名愚賊大軍勦殺真賊安歟激之與愚執而不化
水旱之災悉由是召僕至融羅等邑十里之外皆為賊
藪因以理致其頭目諭以 朝廷威德激之與愚者隨
力疏通其情或親至真賊巢穴慰撫之不立崖岸如家

人父子歡然相接老幼班侍唱歌進酒挽留信宿而返
其武陽一崗生獐盈萬俱出向化其餘各寨來謁者多
願今秋自新計至西成必有新
■增益曲突徙薪絕勝
厝火其下也僕蚤喪母有父年老別無兄弟奉養少立
微功以冀許國素志冀贖身以求自全著書爲樂足矣
足矣此外更無凱望麾下職專總轄必能爲
朝廷宣
德惠以綏服諸獍者管人之見不足爲麾下重也

復高開府書

桑悅

陳同甫云古之君子其達也待士今之君子其達也傲
士世降俗衰上氣愈高下氣愈卑熟聞見囁嚅之言趨
趨之步則以長言濶步爲迂且怪縱知僕虛名易目而
視降陵爲阜猶與原絕處深淵地者其可攀援之乎今
忘閣下之陵與已之淵奉數字之書扣門求見何前倨
而後恭哉蓋知閣下爲古之君子也及蒙華翰推獎過
甚僕何敢當奉翰自喜自慶僕素慕閣下而求見閣下
亦素慕僕而渴于見兩已相知是豈偶然者耶僕常讀
上下數千載之史見用世之士或鼎成而折一足或履

成而缺三瓦鮮有全人古皆然今爲甚有爲世才臣提
朝廷數十萬師僅平小醜令人稱頌功德爲錄刻傳
四方僕一誦之深嘆其不學而無識也今讀閣下乞終
養及乞歸田二疏非惟其文至誠懇切與諸葛武侯出
師二表相表裏而歸田疏論平閩賊其擒賊首則云副
使劉誠之功論處置事宜則曰此鎮守巡按藩臬衆人
之見臨難不避成功不居功成卽退出處之際鳳舉鴻
冥其不爲世之全人哉人之云全自古尚鮮况今世乎
有作 明一經垂示萬世者得此二疏照耀簡冊一
祖四 宗不與有光耶詩曰王國克生此之謂歟僕幼

習極物之學奉親命于 明主以自試往來京師十有
餘年動輒得咎苟就微祿代耕今爲此職未敢自弃其
身于無用之地到任以來誨人則舉學校之先務而不
及科第私居之中有小樓一名之曰乾坤一寄曰玩天
人理于其中又常以易書春秋合而觀之以見帝皇王
霸之異如有用我執此而往猶可康濟斯民否則著書
數篇以爲來世致 君之資外此不足爲閣下道也

與丁南湖書

王舜漁

渴欲屈尊同醉山水間昨見投刺亟令小僕烹雞治具
祇是携果酒往南關送施文峰了事而回途遇張立齋
兄弟竹里衆親與立齋送行拉去抵暮登山悵悵而啼
今接來翰云及謀葬守齋先生一節恤孤兒憐廉吏存
友誼諸美畢具此意古人常見今人不復存齒久矣何
幸于兄見之感仰感仰愚兄弟泊一二親知當相與協
力成兄一段奇也積懷萬千盡祈面悉不盡

石溪憲副于乙未三月七日未時荅予此柬卽日酉
時弃世嗚呼此其絕筆也友愛之情道誼之語畱藏

巾笥永以感傷是歲是月念四日南湖一叟書

荅舜臣姪書

錢詔

晉岳邑也吾姪發硯此邦而遊刃有餘才可知已迺猶以政務詢及寡昧老夫自分日薄西山處浮世能幾而欲強解人事第思當時年祐杜預同守襄陽彼都人士思祐之深而思預之淺者則祐以恩勝而預以威勝也居官雖酬酢萬變大要主于愛民已耳若夫拂權勢以生怨讟不足計也惟賢者留意焉

上太宰陸公乞致仕書

丁奉

伏蒙以六科之論薦而公於汲引以母舅之尊親而私於慰惜大人之待不肖可謂仁義兩全矣乃必欲不肖之之官得非韓子所謂感恩則有知己則未耶夫六科之言特念某求全而被毀耳求全之毀聖賢皆然愚復何計况薦詞有謂爲人闇澹無有過舉夫中庸之道三澹闇溫而已愚何人斯乃以闇澹見稱於百職遂蒙六科合議而白之銓部覆奏而旌之 聖天子垂覽而然之兩京天下賢士夫切齒於毀我者至是則翕然以快之而愚亦自信自韙矣愚復何憾然且方命而不出者

正以簡澹乃德學之本非巧宦之術簡則逢迎趨走皆不能澹則紛華勢利皆弗屑若使抑而行之必發狂疾此貢禹所以不免冠而退陶潛所以不折腰而歸也且愚素志以簡冊爲娛著述爲業卽今三十八歲浮生脩短難期曷不堅守林泉以圖不負此志耶大人立賢之法篤親之情不忍棄捐不肖此生效報無壻但聞狄梁公爲相候問盧氏母姨欲官其子姨曰我惟一子不欲令事女主甘守貧賤公憮然聽之伏望以梁公爲例姑容上疏乞休幸甚幸甚載惟今日 聖朝雖非女主而宦官佞倖不減武氏之禍大人撥亂反正務以梁公爲法尚冀功成身退彷彿張良赤松之遊尋裴度綠野之樂此則不肖之所以效報者也遙望鈞慈無任懇戀之至

與鄒南皋書

陳瓚

當公未至時惟恐公不速至既至惟恐不速見既見則
 白璧之溫潤春風之和煦真足以鎮人之躁而消人之
 邪乃知向以意氣求公特淺之乎知公者耳粹養卓識
 僕所心服乃月林明鏡之喻則更欲公愈加淬勵以需
 大用殆非謔語天之玉成聖賢多置之困窮拂鬱之地
 公之所以自待者當甚不小僕鄙人耳何能測公涯涘
 也太夫人亾恙乎聞邸舍卑濕甚請稍更爽塏者何如
 昨匆遽不獲少將芹私而疊荷贖餞能無媿心乎役人
 告還艸率布悃臨楮不勝瞻逆

海虞文苑卷之十一
七
荅王陽谷

章瑞安至得函教累幅兼拜佳貺感甚媿甚僕素非適用之材夏乏逢時之術一旦起自田中甫二載而叨九遷卽僕亦莫知何以得此豈造物者故以樊籠羈人令不獲享鴻冥之適耶今聖世旁招蒲輪四出夙望如翁正恐不免湖山雖勝豈容常作主人言祠之廢僕輩惡得無罪第當時畧不與聞偃室無滅明之跡縱欲有言何由得進乎儻有繼翁而興者僕當爲之從臾耳

上兩臺

竊惟國家之賦東南居其六七東南之賦吳居其六七以方數百里之地當縣官什六七之輸者踰二百年民力亦殫矣詎意今者天不厭災飢饉洊至寅歲蝥賊害稼卯歲禾麥不登民間甌石無儲道殣相望時方徂夏且圖更生而東作甫興淫潦不絕瓶罍之貲悉罄于播穀肱股之力又竭于桔槔耕夫餉婦束手無策惟有望南畝而長號闔柴門而自縊耳而且積餒成疴比屋疫癘一邨十室九病一家十病九亾吳民之可痛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夫人情疾痛必呼父母沾危若此不告于明公而誰告哉夫常賦之額不可少損大需之幸不可再徼某等非不知之但無年則無食無食則無民無民

則邦本不固使不蚤爲拯援則溝中捐瘠旣爲可憐而掉臂之夫尤爲可慮此又明公異日之隱憂也明公試駕軒車一臨郊外則昔年禾黍之膏腴變爲魚鱉之窟宅室廬在浸有突無煙可爲痛哭流涕者茲其時矣夫歲之豐凶相間則可以昔之豐補今之凶地之高低相錯則可以移低之民就高之粟今則連歲無不歉之年千里無不水之地小民無終夕之謀而巨室亦鮮兼年之食矣伏望明公弘再造之仁濟非常之變以拯今日靡孑之民以終昔年未究之惠不特新稅大賜蠲除而舊課亦暫行停止某等無任哀懇祈望之至

寄示諸弟

陳瓚

邇來子弟羣居聚議無非酒食衣服遊戲之事未有一言及于治身幹家者以快意爲達生而無終歲之計以廢產爲良圖而忘始創之艱得罪先人而不知畏甘爲不肖而不知恥是誠何心可爲扼腕門戶衰頽殆將立見自今以往宜朝夕憂惕務守成業務去前癖向學者常念寒門單士多能自取甲第吾何可以駑下而自安謀生者常念委巷窶夫多能自致高貲吾何可以成業而自感克儉克勤克脊克戒斯學亦可成產亦可殖而以慰祖父以裕後昆計無出此者矣

示謨兒

汝僻處山中肆力學業甚善但功名子嗣皆有數本不能忘情亦不可着意一着意傻費力一費力傻傷神矣此太可慮也若養得神完則力自強鵬飛熊夢直須時至耳我保我身以盡我年汝保汝身以竟汝志乃汝我第一義此外皆餘事也真切之語汝其識之邇來屢得信頗慰自今家音中云體健善飯足矣

又

人生處世須教襟抱弘達一切客塵煩惱逃避不得者卽時應去卽時撥開不以纏縛此中則日日塵勞日日寧靜不致將有許多煩熱填滿胸臆發露面目欲求心身輕安何可得哉汝素曉此意必不落此坑塹但今內有嫁女事外有逋負逼迫俱不免惱懷者惟安心料理處之恬然爲妙章君婦傻附此

又

昨得一信知途中鬣尾王舟甚是快利想只在端陽前後到家矣邇來精力覺稍增吾但以無心處世雖混跡風塵恰似天地間一無事人卽日日奔走亦日日自在也偶見荆石公論文只要天機活潑盡洗俗套乃今日所尚邵蓮丘卷顧學海意欲首薦荆石亦甚稱之因第

三場小弱不得前列耳渠自謂平日深惡坊間文字絕不經目今閱渠全卷無一語涉煙燄氣真穎美之資秀逸之才也寄回一覽亦足少見時尚袁了凡亦許有窗稿尚未付來黃某回附此

辭邑侯留中台召鄉飲書

孫樓

夫鄉飲者何 聖王所以貴德尊齒以教民讓以風邦人者也非徒爲飲食文具已也僕嘗讀禮而繹其義讀律而玩其詞其象取諸天地陰陽其選取諸孝弟忠信苟非其人不與此數亦嚴且脊矣夫四境之內其號爲老者豈尠哉而得與邦大夫相揖讓酌鬯於茲筵者僅僅數人焉蓋脊之也詎圖今日猥及不德僕聞之駭汗跼躄漸沮却走幾無以自容而何以得此於臺下也無乃鄉校諸友謬舉以上於三師三師又過聽以上於臺下臺下亦復徇名借聽而猶未度其人可使與乎否也

乃僕之自分則已審矣僕五齡而孤上賴節母之保抱以有生又賴先祖繕部公之庭訓以有立壯圖不量亦嘗勉思自樹矣卒之公車七上而屢獻不收郡堂三載而知難自退祖武未繩母劬未報下慚家學上負國恩僕誠大不肖人矣而胡敢與諸老相齒讓哉曩僕司理吳興叨與王介之列嘗拱聽司正之揚解贊禮之讀誥蓋凜乎兢兢焉竊謂在筵者而苟少有媿乎其言將背若負刺股且栗矣而敢躬自蹈之耶彼諸友之所爲舉僕者蓋得其侶也而未暇核其實也僕之拙於謀生則見以爲廉靜疎於謁貴則見以爲恬澹貧不費交則

見以爲習禮老不廢讀則見以爲嗜學信斯言也亦曷足以當鄉賓哉而况乎侶是而實非也夫此何堂也此何宴也士之所模而民之所化者也而以一不德如僕者忝焉不反於唇必誹於腹矣抑聞斯禮也古出於公而今未必盡出於公也亦或有增年而進行賄而得者而卒不免於輿人之姍笑觀風使者亦復釐正而因革之法至嚴也即使僕趨命於今而或釐革於後其爲辱也甚於市撻此僕所以果於自審脊於始進而敢固以辭者也昔庠桑子之居畏壘也畏壘之民謀尸而祝之而庠桑子逃焉僕竊慕之矣倘尊命不回而必使致之

則僕且避於三舍之外更卜異日肅謝於兩觀之下耳
卽今淫潦一壑歲復不登穀粢之資悉由民力苟省一
席則減一席之費亦惟明臺裁之僕無任媿悚欣懇之
至

答王觀察賜德書

張繼詩

老師解節鉞而歸掩關三徑一意者述自足千古第越
江生色吳山黯然士民自離覆露瞻仰甘棠誰不懷思
矧某自吾師鳴琴敕邑以來尤荷旣蒙者哉邇者大夫
人之戚水遠山長生芻莫致方深跼踖頃辱千里雙魚
素書跪啟曷勝主臣嗟嗟款段下駟久困鹽車慙負孫
陽而老師猶未忘剪拂耶捧誦之餘涕洟橫集詢及書
院之廢言之可爲於邑殿堂門廡輪奐輿輦孰非吾師
上崇明祀下育人材德意而當事者遙承政府風旨旬
日之間鞠爲艸萊且并某義助學田亦爲勢婪攘佃時

移物改瞬息滄桑大可悵恨聞郡中鶴山書院亦在斥
賣之數而諸生中有輸價存之者抑何義利之喻相去
霄淵也伏承下詢畧塵清聽惟老師讀禮之暇節哀加
餐以慰太夫人在天之靈書院興廢付之煙雲過眼不
必存于胸中也來鴻遄旋州州稟復辦香一炷遙致几
筵時因風僂再企德音

答申相公書

趙用賢

辱老師手諭殷篤敢不銘心鐫骨銜感至意但某睽孤
寡合自其夙性而抗浪愚戇時或至觸忌諱冒嫌疑而
懵懵猶不自覺此得之父母所生似終不可易而之猥
利蓋自審已非逢世之資久矣昨荷天子徹照益之
明老師勤推轂之力起田中而還之故物不旬月而又
擢之清華卽木石猶知感動思所樹植以希報稱顧始
至之日忌者側目嘲者反唇日自惴惴欲爲婦計亦非
一日矣昨者同鄉之疑實出猜構無足深辨卽有之其
公論在天下其是非在士大夫亦無足深懼自畏引匿

海虞文苑 卷之七
但念某往歲偶以孟浪致受淹抑海內哀憐見與遂爲
清論所歸而不知者摩唇喻訾謂是當立異議操月旦
相鼓誘以自矜其聲名不去後必且以樹立門戶招納
權黨爲罪久一日則重一日或至不可解釋此一宜去
且某之不才於詞藝道行無一可者謬廁詞垣實過其
量今復躡次踰等駿駿榮顯每一造班行未嘗不鞠躬
赧顏措身無地而不量者猶度之形色之外謂當希榮
好進無有厭足不去則此疑終無以什此二宜去某賦
性抗厲不能隨時俯仰又生平以妄語爲戒今在宦途
豈能鑿坏穴樹如夏馥申屠蟠倘少見眉睫便自成釁

不去則後之好爲讒中者借此端以相歸終無以自白
矣此三宜去吾師責某以大義謂不當救屣君恩是矣
然古之人臣難進易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明訓甚嚴
某自量不才不勝其位卽退而處山澤能自脩檢以不
負聖朝作養之仁亦使天下嗜進不已之徒使知果有
輕去其官之人風俗或因此少勵人心或因此少回亦
所以報 朝廷也故曰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豈必以
居位爲報朝廷而決去者爲忘君恩耶此四宜去且某
無所可否而謬以爲有可否之權其實無所匡益而謬

海虞文苑 卷之十一
以爲有匡益之責羣疑滿腹士憎多口此之聲跡烏可不深自隱匿此五宜去某之踪跡甚孤地位又甚難處所幸老師斷然相信猶可托足今旣開此疑端而復逡巡不止後之進者無窮殺人投杼慈母不免吾師與其戀一日之誼而畱之孰與壞其終身之行而弃之耶此六宜去今者廟堂之上賢俊如林 天子方向意圖治天下事正可謂在吾師一念轉移廣引衆正從容導主上一出于正稍俟數年 聖心益定 聖智益集吾師得自展布光明俊偉之業必當超古絕今亦何所疑亦何至實天下之疑愚不肖一二人何所輕重而謂某忍

干一去足有益于師門哉某以此益滋懼不得不去之決矣夫有容德乃大此自處人已之迹言之亾金盜牛小小疑隙何足置意若事關名行道係出處又不得以此例論某年幾五十平居以廉恥自勵以名節自限出處之際審之已熟今天下多戀戀名場不能忍決借古人長厚之名以自文某甚所不取豈于此時遂自迷眩無所主持然某亦非好爲悻悻決去就于小忿以自快其胸臆惟老師灼亮俯徇下情州州奉復嚴命不宣

與張給事論時政書

趙用賢

冬杪匆匆爲別延念迄今未嘗不口誦心惟足下之厚我窮寂者何其超越常態也使者還得足下五月七日書所以撫教者旣具而懇款披心又何其詳於憂國而不難布聽於艸野如此僕丘壑自悶昧昧而趨屯屯而居卽有所窺不逾方寸安能有所裨益明聽而可備采擇於百一者顧向來時事一主刻覈民情離散國本殄瘁幾不可回今幸一旦有更新之會而二三元老方且虛懷延納欲稍更以寬大而漸紓其平居鬱積感慨之中此天下之所日夜顛顛仰慕而足下居可言之位當

有爲之時安可規規守常復自蹈疑畏之迹而不一爲之所也僕嘗上下古今嘗慨古之救弊者氣過於有爲則恒以激昂淺露反爲姦人之所乘而識不足以審所輕重則變置無序或因所當革革所當因近者失救時之宜遠者或反以藉朋黨之口而爲他日報復之地此誠國家治亂安危之大機何可不熟慮而深思也方今諸司之所共惋忿士大夫之所共詆訾以爲不可一日不少解者考成之嚴郵傳之禁進學之少三者而已然僕謂此雖不可不議而士大夫往往挾私所不復之心以爲盡非不可也考成一法使事機歸於朝廷下吏

無所容其擁蔽不但可行一時抑且當垂百世獨驛遞裁減過當所當寬假於職官然至如往時之冒濫亦足深爲地方之擾入學名數之太寬所當少廣於甄收然至如往時之茹納亦足深爲學校之恥若所免驛遞編派之銀果寬及於百姓庸詎非實惠而督學使者果循每年一至之規則比今日額數苟少寬之亦已自足不必盡棄其說而循故所由也至如他所廢削恣睢偏任獨某醞釀於一心而改聽易視於天下者畧約數事一日誅戮之過甚先王當春夏生長之日卽有重罪不遽加刑蓋順時以養仁心也至其詳讞覆訊不厭三復今

乃不時處決豈無鍛鍊羅織含冤而駢首者又 闕廷
之外囊頭立槁者纍纍相比此得無土苴民命而傷天
地之和乎二曰征求之過急往歲兌糧多在正月以次
而輸及折銀民家少有積粟待時而糶陸續完官故不
甚困今卒在十二月中兌事甫畢卽勒限償折銀之半
當粟米狼戾之時不得不賤比及耕耘資糧罄竭又不
得不資之借貸民安得以不益窮此雖有司奉行之無
法然亦廟堂峻急之令有以迫之也三曰括索之太盡
往時罪贖丁田等銀勢有不能盡征者官府亦從寬貸
今罪罰旣解京有定數必不可少而縣官公費不得不

取諸此則當科罪之時或已及所不應而旣罰之後追
逮捕索係縲紛紛勢所不免丁田之餘錙兩在官小民
以此視兵折較爲差緩而官府獨急於此甚至不肖者
假此以充橐裝而民之苦於追呼應接不暇又此兩者
弘治正德中府縣庫藏恒藉爲餘積嘉靖間始括以供
用然猶不如今日之罄然也故地方少遇水旱賑濟束
手無策倘異時一旦或有軍興將何以待此最所當裁
議者也四曰督盜之太嚴夫寇盜之警自非盛世大同
外戶不閉乃可免此今致民之窮極似驅之使盜而少
有竊發卽連章累坐期於必獲以故官府不得不假似

海虞文苑 卷之十一
是者以塞責甚或少警則虛張其事巨盜則反隱匿而
不以聞如足下所云京口諸變亦是左驗此亦最所宜
調停者也五曰刺舉之不明近者廟堂之意既一主於
刻責撫按監司一切望風承迎有司少務於收養則指
以爲疲軟一事不急於奉行則舉以爲刺謬卽如郡中
近所論劉同知及崑山令此兩人皆一時循良潔廉無
他而得報如此推此具言其他可知雖有鸞鳳且化鷹
鷂矣以故傑猾矯厲者得志而循良守職者坐受困屈
吏治安得蒸蒸而元元何所慰養也六曰幽隱之不達
治安之世所貴閭閻之情未嘗不徹於廊廟耳今一有

奏報則回避多端一有建置則探竊數種甚至水旱之
災諱於燮理之無功匿不以實奏不獨小民之疾痛無
由上致卽縣官所苦郡不能顧郡守所苦撫按不能知
獨一切取辦督責而已昨歲丈量一事大旨在清浮糧
而主計之意乃在加糧以爲功故瘠鹵淄塗汙澤境墉
之地尺寸皆攤重稅卽以救邑一縣言之旣包坍江之
糧三千六百餘石而額外餘出者復二千九十石安所
多得若此恐一入會計遂成定額將來必至逃歿無餘
愚民嗷嗷無所底訴近七月十三日之變颶風涌水人
畜漂殺者無算田廬在內地者亦受衝決所餘無幾富

事者尚徘徊觀望不以馳奏大抵近年之災偏中於東南而東南應災之策如此此僕等仰屋長夜而拊髀於終日者也六者皆今日所最切於民似乎當識勢而亟反然反之大驟則彼所用事之人豈能帖帖若槩以前所謂三者亦舉以爲疵而遽更張之則彼亦得以藉口而重起其根株之畏蓋今士大夫之所共患者更之則迹顯而未必甚切於民惟於所謂六者而加意焉則伏於人情觀計之所來及其事隱而民之受惠實切此在二三元老一轉移間而足下開發左右安可不致力也僕往見熙寧元祐間事介甫新法如助役一節亦自僂

民溫公既槩見其不可故亦從報罷又一日之間所罷保甲團教數事當時熙豐之黨實未盡去故得乘間而鼓其邪說遂至潰壞決裂不可收拾程伯淳言新法之行吾輩有以成之今日之事將無類此足下既有志亦宜眷所處而審行之幸甚濶中悍卒聞尚爾羈縻未得要領諸鎮兵大是嘒傲難制將來巨榷當遂兆此輩矣目今漕軍至吳必當有受其荼毒者去冬崑山縣官幾斃梃下竟隱忍不發况今挾此勢而洩其貪得之心將何所不至隱憂剝膚莫此爲甚足下旣主兵議所以爲桑梓圖者幸并畱神幸甚幸甚

海虞文苑卷之十二

邑後學張應遴選卿甫輯

書啟

上山西王相公書

趙用賢

某竊情無狀春首曾以兩空函附賫疏者馳上顧辱先生裁教諄復何長者加意於疎遠如此而某乃負間仇之罪於受知之門如此惶恐欲死某日者忽感暈眩之疾時作時輟猶冀靜攝可痊故疏已再具而輟止何圖小人福力短淺自頃十數日來瞑眩幾不能支度非旦夕可愈遂復有此請伏乞先生俯順微尚爲某宛白下

情亦既束裝待命矣如萬一不得請須上再疏恐來往
耽藉亦并付去人順賁以行大要某不敢効世俗買重
希高尚之名亦不屑如近來嘗試意向了局面勾當而
已此惟先生能知某亦惟先生能信某為不欺也南北
荒旱時事可憂百千難盡病夫心熟易燥伏枕驚霍每
念先生體國獨誠此時憂時當獨切將何以為懷乃近
得北中密信言先生再有論說深忤 上意亦且乞歸
將得 允旨傳來語或未真病中得此益自增劇然不
諭先生言何事何以遽失 上心至此某嘗竊謂 主
上雖少倦朝講用人行政率能任屬三四賢相公即未

必有轉圜之美亦不至有投石之拂今建言者勤於攻

主闕而絀於言輔理似亦非易心之語某跡屬疎外

見聞影響不敢浪及即據所傳邸報中一二亦徃徃私

置疑駭本朝之設臺諫專於糾劾不法耳今一有言及

大臣則臺諫羣然起而攻之雖同官亦自相矛盾不顧

也挾臺諫為重而蔽塞正論前代惟晚宋為然乃最熾

於今日矣自古疏入而曰不報曰寢不行者皆得具載

史册誠謂一時大建白大綱紀雖或見阻於昏亂而令

後世知當時亦有見遠登微補獎揀壞之術所繫不小

故賈董衡向諸疏備於漢史者皆所未嘗經行至劉蕡

一策不過一落第舉子唐書亦備載其詞而不遺使在
今日其湮沒可知矣夫禁使不發抄是何心而又有申
飭之者是又何心也 國朝令甲使人人皆得盡言毋
令阻隔故雖遠者如振瑾近者如嚴張未嘗下 詔明
禁部屬不許言事獨創見於今日耳夫吾無可湮之跡
人亦何樂於言哉以此知非大公之體也開國至今二
百餘年未聞有請告居憂已甘退休而復遭論劾者卽
使其果鉅奸宿猾猶將憫其廢棄而置之况加於海內
之名流哉欲絕其向進之階而豫爲折萌之論謂天理
人情所安乎氣節者厲世磨鈍之要機也故淮南憚一

汲黯而驕豪之卿相折心於房綰彼誠慕其風而知哉
也今一切仇立節者爲好異目守正者爲矯情惟取模
稜軟媚者謂足以供吾之願指而狎比之尊顯之卽間
有拔及曩所嘗負峻節直諫者亦必視其今日回面順
旨之意何如然後驟貴久要以忻動天下此輩旣皆海
內所慕想且感恩誦德之不暇於是訑訑自侈其聲音
而巧猾無恥之徒乘間鬪進天下靡然顧化而所謂真
字節者折比而遠避此人心士習之所以日就頹靡也
當罰 朝廷之威福務至公而不乘私意則不獨賞則
爲樂而罰亦可以鼓舞羣志近年觸怒 主上者無若

潘六中丞一旦以河決難其治者遂起肩重任是皇
上以喜怒之際絕無專主也乃如黃道瞻孫如法久痼
下位此猶曰負犯上之嫌也其直言忤時者或正推別
用或遠調不遷或久扼不理借一二摩切人主者詭托
之於不可測之用舍而他干公議附私門者卽有遷謫
曾不逾時而清華躡躋矣郡縣佐屬年來苦加職者之
多方稱壅塞乃使未嘗涉足吏承者一日得官餘千餘
人以去猶務容納日成人之美彼于久次不得者又何
獨忍耶江李二知州迫使無聊不無失策然其心皆爲
國其言皆務明法心極力文排已棄共人所猶汚其

行分宜之於楊忠愍江陵之於劉御史殺之而已不令
其辱至此也史孟麟趙南星皆篤問強志吳正志薛敷
教饒伸高桂皆公正發憤未嘗敗名教犯官箴何攘臂
切齒使之無以自容彼有縱貪漁侵法紀者何累劾不
聽其去卽去而猶使之有餘榮耶宇內名德如歸德沈
宗伯餘姚趙司馬棄在田野薦牘且有不及而關西魏
尚書清望絕羣臨海王侍郎謀猷出衆不及其未衰令
一展布恐河清難俟矣意欲有所全活遂致停刑且八
年因林李中丞東而忍逐一君子西河之地幾半入虜
惟務掩蔽養亂不知後日一蹶誰可收復貢市諸禁俱

廢輸邊錢若漏卮不知後日一有不繼何策可禦虜之
無生心凡如此類病中不能盡憶亦不能盡焉倘先生
曾可少逡巡焉庶幾望異日之改圖宗社之幸也某苟
幸無死庶幾可爲太平之逸老實某之幸也左府經歷
瞿汝稷尚寶少卿曾乾亨戶科都給事中王繼光車駕
司主事王士騏皆卓然深詣不溷時俗先生幸括目遇
之某不敢以私人進也歸田後不敢復通問貴要遂吐
露至此聊得十一知先生諒某於形跡之外又必能庇
某於安全之地他不敢強瀆也惟先生寬其罪而少垂
聽焉幸甚

與繆岱山

金澄

別來數日心邇地遐瞻望浮雲信掩歡緒頃承鯉素開
緘報顏蓋相知固深相期實過胡克當之至欲根尋去
處僕則未解也夫此世界雖云若海實卽慧門無論業
根未斷在人一覺悟間須知此身報身也此念妄念也
一切煩惱依報依妄而生也旣悟妄因幸勿執妄則卽
此迷途便是覺路隨緣順應而罔非法集矣是舉觸壅
滯之境咸超凡入聖之階返照圓融更復何礙又何分
於去住哉若厭苦求樂厭俗求真厭塵勞而求解脫竊
恐離相取相終非實相祇以益障耳得男子身生中華

地聞法王教未或究竟一番乃欲涅槃自在焉能遽免於五陰而直超三界耶願足下染污之鄉泥清淨之想遵方等之規將自然解脫自證真如努力幸甚辱示偈皆實際語但百尺竿頭尚須進步奚可僂許自度乎至欲取坎填離別自有說要期他日請正不盡

與瞿洞觀

禮意綢疊欽企有懷縹緲停雲徒眷寒谷不委別後道體若何禪悅滋味想得如如也邇承高操達孝慈惟抱一虛室冥超理象獨契玄宗標合真之妙興變俗之思草澤羈人覲斯法集何幸如之然實相無常隨緣普應

遣順圓融曾悉照了否若見惑未斷卽墮情緣證道路徑恐尚生岐雖欲恬澹息心將觸境壅滯愛粗憎枷一切形見謂能澄神方等之淵而揚襟蕭散之肆未敢信也蓋本來圓通冲虛妙粹凡染污清淨悉非已有若已有之是名陰入故能濯累卽謂洗心心不有礙則侵辱怨臨境一如虛徹靈明性相俱離卽可了此大事外復何緣更俟修耶僕時有弊瘵尚俟鍼砭而心欲寫敬又故爲喋喋歲暮嚴寒願努力保愛春和要其傾倒不悉

寄陳司寇

澄投跡海濱猥蒙不棄頽劣結蓮社交偕修白業顧時

時傾吐肝膈不忘聖明今承召一出肅是風裁振茲國
憲直道流聲洽於朝野澄因諒公素心真淨不爲世福
侵奪者也故以江南蒸庶之命懇望旦夕之蘇卽興無
緣之慈以翊大有爲之主不期時戛柄易事匪司存矣
止民命不甚澄亦空言自罪矣然公平昔持握實乃摩
尼寶珠應緣順逆諒無滯礙五刑糾民必使暴亂之息
三德彌教必貽邦國之安若平反之數多亦大悲之所
運也况位秩益隆天顏益近協恭贊襄足以悅安社稷
致明主爲唐虞之聖挽世界爲安樂之邦此塵勞中不
失靜勝者也且聞公謂此生不勉強後世悔何追夫世
出世間均是真心成君成身不殊法性離此心而有何
勉強證此性而後世何悔乎伏願不捨現在而不著現
在隨時提撕而隨分撥遣卽大地有情之中轉大覺無
上之位至望至望不採狂愚仰祈台炤不宣

報唐荆川

澄者環堵衡門經史爲業自惟無雄才奇節不足緩急
於當路故退不緣彫琢以彌俗進不釋凝滯以采榮而
孤襟二十年分甘於勤苦之執乃承披涉草萊欵焉瞻
迨降心討問洽比如蘭寧不慷慨感槩剖析畢誠者乎
故欲採樸遼之材備帟幕之數書教欲然僕知德矣但

海虞文苑 卷之十一
威武之術從古所尚者有三其上者則以廟勝爲善箸
籌爲奇談笑發機智勇無迹次則鈎連堅陣圍嚮利兵
回戈染輪飛旆橫草下則掉舌摧鋒飛文禦寇解縱提
衡風颺雲合然者或猶歎於全勝而况戎兵之無制乎
故八卦五行之變車騎隊伍之聯亦據軒后之制管葛
之文而心叅史外之玄神發象外之秘耳至迺掄別郡
材次品技巧指畫宗海揆測璣衡莫非鑿雅琴之絕散
而俟識曲者之更調也卽命握機權而成變化其可得
哉况星光駒隙消茲齒髮之華蕙帶青衿困茲筆硯之
陋戎心天象貽茲燕雀之憂方將以衣食之故寄諸醫
卜之間辭閭里陟河山窺塞垣瞻宮闕脫畧風煙之外
逍遙宇宙之表以遂平生之見聞宣壯懷之壹鬱斯已
矣若夫一劔之佩一畫之奇從事徐徊系功尺寸嘗聞
其效僕非敢然也方今春風迅起渤海揚瀾北泊淮揚
南松浙閩千里蒼生心傷悼矣所獨賴賢豪戮力旁致
異人發縱前驅威稜遠悞俾鳥夷之跡無溷濁之爲憂
鷓林之棲知搶掄之可樂不任翹首之望

復顧襟宇

秦四麟

去歲榮歸重辱款洽瀕行更不得一餞抱歎至今如何
可言頃接手教深悉宦况黔中雖非善地丈誠不鄙夷
其民而喚休之要以自展其素所挾持此適足以爲明
時建立之資耳邑中邇來風景大異僕自耳順以來日
惟杜門裹足間一行通衢見鮮衣渥顏高視濶步者無
非豪門之僕居恒謂今日得意無如此輩蓋此輩狗其
胸臆肆彼恣睢苞苴公行錄役不及有勢則附無勢則
轉而之他而爲之主者方倚爲鷹犬恬不爲怪乃後來
者更甚耳更數十年非盡驅不逞之徒咸入此黨勢不

止也令兄先生謹厚長者諸蒼頭長鬚皆退若不勝此
無他表正則影直所漸靡者然也今邑中咸若茲何至
如僕所云云耶悠悠之懷敢私布之丈以鄙言爲不謬
否

荅嚴和宇

僕少爲帖括所束然無奈跣跣不能低首下氣俯從時
輩以故坎壈不偶而性之所近獨于書畫中似窺一斑
又獲從鄉先老如五川楊公水岳王公輩游稍聞緒論
第僻處一隅兼乏同調無子長之遠覽茂先之博物而
徒以獨往之見偏來之識漫加評隙以自愉快爲流俗

所挪揄久矣吾丈乃不弃菅蒯時賜俯詢雖不敢不竭
其愚然亦殊不敢自信也居恒謂王弼州鑒賞少遜元
朗何公元朗有四友齋叢說其中妙語頗多蓋弼州大
元朗精兩公不妨雙美故自有辨也丈以爲然否邇來
士夫往來非券契田宅則居間上官或通子錢以潤錙
銖或托聲勢以資恐愒疇昔石交反成瓦解甫從傾蓋
僂已入幕卽僕壯夫時所與交游稱相知者經年不通
一刺而吾丈與僕郵筒往來無非平章翰墨品隲圖書
可稱衆醉之獨醒雞羣之在鶴矣

與汝師趙洗馬

抱冲北還持所助敕親家維山葬金埽雖諸公之篤誼
哉而糾虔義舉知兄首倡之功獨多澤及枯骨兄德至
矣第小瘳雲龍命蹇今歲雖倖得進學不知後日可能
寸進報恩府于生前藉亾霧于地下也僕緣此例更欲
以一粒白豈投兄瓶中昨歲吾邑所中武舉名連斌者
卽應山之弟舊名元孫者也應山存日與兄交分差不
薄此子亦昂藏七尺淹貫羣藝彎弧操觚無所不可文
武雖兩途賢于別業遠也推念提携是在兄一揆指間
耳僕計以爲維山之舉爲歿者亦爲生者此子倘得成
就爲生者亦爲歿者而僕覲視于一歿一生之間蚤夜

扣心寧無自慶之私乎一粲

荅莫廷韓

弱冠交好倏忽垂白每一思之真如隔世兩接手教俯
念勤重吾兄當世賢豪弟白首青衿無所稅駕乃辱不
遺管胸置之齒頰何幸何幸來諭欲望第高視濶步于
風塵之外不知第非復故吾矣年垂耳順萬慮都灰家
本寒素偶爲外家所溷邑人遂以銅臭相視覩此悠悠
寧復有好懷耶假令第止守先人清白卽不免寒餓而
輕世肆志焉往而不得貧賤哉所謂聚十州之鐵鑄不
得此錯也此可爲知己一道耳齊之居貧有諸郎足恃

陳孟嚴仲俱翩翩濁世稱其家兒定宇轉南司成聞渠
已不抵家卽以下月赴任矣承詢及敢附聞之所需小
說第僅得與周見心往還抄得數種聞渠已盡數付兄
矣奈何借聽于聾耶艸艸奉復不暇詳諦尚俟有便盡
所欲言

與張篁濱

自去歲良月一晤倏又改歲兩踰朔矣隙駒光陰迅疾
如矢老景覺逾甚耳春來雨雪幾浹四旬城居猶不免
珠桂之苦乃吾丈病處窮陬何以堪之每一念及輒通
宵不寐古人大裘廣廈之慨定非徒托之咏歌者顧

力者不能作是觀能作是觀者又苦力不勝此鮑焦所
以立稿而顏闔所以鑿抔也奈何奈何吾丈伉爽博雅
有尊翁風而彼蒼祝之迺爾謂天道常與善人直是滂
語第時爲丈仰天長慨耳斗粟壺漿聊將問遺之私時
下掃先父母塋當復至榻前一候

與張選卿

邵鏊

彙文成刻盛事也亦甚難事也願吾弟毋求備焉備有二義備體一也備人又一也備體不能得佳篇備人亦不能得佳篇今之選者于兩備中十得四五足以供玩賞志才賢而已矣其關係本邑事實者亦不能拘何者事實不可盡而文有盡拘事以徵文則拙者進矣且吾弟乘興傲笑而爲此拾散漫存梗畧原非以備事備人其有遺于所刻之外者且明任之而明言之何傷乎卽他日吾弟自爲小序亦宜倣此意以塞議者之口可矣因接得管丈刻本心謂多有不甚賞者故爲此語以相

海國文苑 卷之五
質然乎否也莊靖公文多可選者其批點昔年筆也亦不必盡然

寄譚明府凡同

邵鏊

蓋不肖通籍二十年不治他事往者數年幸供饘粥奉先慈以老已得視含歛歸土收半生淚近者數年則從台臺左右企悚先大夫千秋之業而已夫指宮牆而風示履郊野而質成者伊誰賜哉向非台臺不肖何從吐口則疾病無已時面目無安處隳先人之志而又不克其名不可以爲子矣嗚呼則又有經緯黼黻之遺神明肝膽之語庶幾與明禋之典並垂不朽者亦復數年良苦考訂司空舊刻去厥訛舛增益詩篇勉次麓成使蒼頭抱以告于臺下詩文凡六卷殺青已疾馳上不敢遲

滯以後海內知音者之許可故也嗚呼其又幸而臺下一言弁其首卽祠堂之記不能先武林之賦不能後也別來經理一舟樓櫓畧具不覺已過春半斯行也苟筋力未衰溝壑未遠秋淨月明豈其不可非僂爲不踐之言伏惟台臺更有以慰之臨楫神往

與趙定宇書

瞿汝稷

稷之歸以赤貧一無所薦于門下乃承寵錫燕餞層至疊出令人感刻無地日來老太翁神氣想益茂藥裹且盡棄去矣養生之道莫尚于虛無恬澹則真氣從之少得其道則少勝人大得其道則大勝人馴至于妙則躐有人無與羣真並翔寥廓矣常念世間煩惱所最重處一總于虛則五熱頓入清涼境不移毫髮而苦樂頓異人所苦皆自苦苦無定相知無定相則樂矣顧習俗所謂樂無論聲色貨利卽聖賢功業苟蹙蹙踉蹌而希齊皆苦也二程先生恒使人尋孔顏樂處當時孔子周流

不遇與顏子簞瓢陋巷時若仰企光被四表之烈且不
勝其侘傺矣是知孔顏樂處無迹可求卽簞瓢曲肱皆
其迹耳有若無實若虛毋意必固我乃其能樂之方耶
老太翁聲名蔽日月今所不足者非名乃稷臨行時語
稷俟玉體旣康且銳意述作是固世所稱不朽之鴻業
哉然于養生之道相背且老太翁于世所稱不朽者處
矣美矣無俟益寒于非益熱于火矣遠懷懍懍敢進瞽
言不勝繼繼之至

上東溟管師書

瞿汝稷

頃嚴道澈自郡持老師垂荅劄尾微言娓娓五六十字
所以提拯迷昏至矣感徼大慈可勝銘刻植根旣劣力
學復不能純一有負鑪錘耳稷往在丙寅丁卯中友朋
自中吳書院傳師語有小聖大凡二區之殊詰稷將安
從稷對願學小聖衆譁然笑之稷夷然安之爾時固已
自審不敢妄覲爲廣大教化主矣及乙亥始執弟子禮
于竹塘寺朝夕獲沾甘露之濡蔽蒙稍得開釋而硜硜
之度卒如故也是猶鯢鮒雖親對鯢鯨之噴薄何能奮
數寸之鬣學映天之鬣哉常分爲一麤奉法要之優婆

塞隨緣消舊業足以了此生矣至于宗門一塗蓋夙生
習氣嗜之真如飢者于食以為脩行惟此是真菩提路
雖鈍根不能頓徹而日覺有味欲棄不能身既在此着
脚徃徃向同志亦以此為言已眼未開盲說無益而卒
不可已老師蓋乘願力之聖賢隱既歷之頓悟而以漸
脩樹教者也稷直浮游漸脩之樊而仰希頓悟者也區
量懸別難可測量然區區所向往又惡敢隱而不就正
唐宣宗嘗怪裴休真儒者而訝其酷嗜浮屠法稷以為
休嗜浮屠法未至固止為休耳使其嗜之至不孔顏不
已師謂一旦欲如南泉猛叅直透力量又餒故轉身還

入孔顏下學 稷以為孔子之發憤忘食
顏子之仰高鑽堅其叅猶猛 南泉百丈師謂步南泉
百丈而力不逮流于解勝行劣曷若子貢子輿之致知
力行久當自徹此惡狂禪之虐斲而不欲學者復趨之
路也稷以為南泉之破家散宅百丈之垢淨心盡不任
繫縛不任解脫其致知力行不在子貢子輿下蓋師教
在融三而以孔矩囿世稷意在真盡其一則不必復問
三也豈敢軒輊于儒禪重輕于悟門行門意謂無問學
儒學佛學老直須得其真苟得其真不嫌人喚作一家
貨未得其真不能如師貫通而強效顰且為三脚猫終

無用處五祖演常教人學涅槃堂裏禪豈待入涅槃堂
而後學哉只在如今舉心動念行住坐卧着衣喫飯去
處學若而今舉心動念行住坐卧着衣喫飯無不是到
眼光落地何有不是若而今未能是却求眼光落地之
是必無是處也至于一念頓超三祇圓行非兩歧也一
念頓超者必不以三祇圓行者爲紆緩三祇圓行者必
不以一念頓超者爲躡等一念卽三祇三祇卽一念若
于此強生分別則十世古今始終不離于當念爲虛語
于無限量法界中妄自限量矣敬承慈誨肅此畢露其
愚以求斧削向辱頒石經大學稷有質疑一艸亦以老
師有示不敢不盡心耳并錄請正不具

復張文學書

桑孝光

自與足下別音塵濶絕計十朔矣亦耳野人滅景霞栖
之樂乎許耳堪洗陶腰難折冥符至趣世復幾人野人
作念累土爲垣誅茆成蓋招彼風月作我親朋曉起穿
林樾中白雲影我足下流瀑聲我耳根回首山川煙莽
一色比日停午村鳥調聲卉木交蔭因婆娑其下飯藜
藿一兩盂已則挾兔置肩魚網走柳塘過水西橋約野
老共獵原澤間或操舟垂綸出沒煙浪得魚沽酒醉卧
岸頭及醒月白蘆花身徧清影撫景會心隨意歌古詩
篇三四闋不復音調乃循薜蘿徑東而歸此時誠不知

居諸屢更纓組足樂也足下顧謂野人能之乎矧此靡
足爲足下道者足下糠氣盛麗盟飫鉛華俾已朽班楊
再起今日千古大快一朝享之野人獨以考盤空谷魚
鳥爲懽鄙矣矧幼習前聞淪喪十九幸不見棄足下毅
然以孝義文章目之績諸統素令人媿嘆盈懷何可當
也惟岑寂時把玩累日恍若與足下面譚用解長憶外
附小詞二闕成之踰想計不足以博足下一笑也不宣

與友人書

許重熙

某頓首孟鳧雨若兄足下三四月前弟與足下輩浮白
劇語相期以千里之志差足樂也今足下輩咸得一當
以自奮而弟獨垂翅榻翼困于枳棘之中睂目改色塵
土滿面出門惘惘無與爲歡入室咄咄祇聞長嘆又遭
不幸天作霖雨原田無歲上下愁勞舉家慘戚恐馮衍
負困之日殷浩書空之年未必若爾之燔灼也聊爲足
下具陳鄉間之近况以當抵掌可乎散鄉故是水隄東
西南北接引巨湖廣縱千頃無端靡際前後左右環列
潭澤芡藁攸積蘆荻所繁每迎春水漲向夏雨驟涉秋

潮盈僂爾陂池潛演湖脉通連舟行陌上水匝階下鄉
人遏長川以爲岸沃茂艸以爲田水耕泥耨蟠首折膝
桔槔之聲恒與波濤相間涇水旣退乃克有年因以浦
淺之處采蚌捕魚逐鱸刺鯿刈葦葭以爲薪尉鳧雉以
爲羞斗酒旣熟隔籬相呼此亦田家之至妙猶足忘其
卑濕也自今春及夏淫潦浩汗溪水猥積渡泝無邊斷
岸靡徑疇圃不畱潭壑爲一每風排雨注之夜吹滂沸
浪之晨騰波之所吞噬怒濤之所逐擊嶮嶮巖巖儘力
決勝回末陷陵飛流覆谷人呼地壞衆駭天崩愁鬼脇
息心驚漂瓦瓦于此潛沉窰菌產懸榻梁木三耳柱壁

